逆順之變定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盛德而廣大業者存乎易頌文武之基詠幽厲之滅察禮義之存亡觀情性之邪正因正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采東周之一得錄片善於費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帝王之蘊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異五禮之制等三千之儀謹度數之末節暢隆殺之典訓因聲明文物華質詳簡以爲節文通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咸

英才教育之與存焉富貴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樂內也富貴崇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樂義也君子樂其內不樂其外樂於義不樂於利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以親云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於親與德與道者皆內也非外也皆義也非利也古之人體仁智之全德備道術而傳之者得之身思推之於人行於國思有報於君達於上思利澤於下得於今思傳載後世事有能

子厚其餘如邢盧顔謝江鮑徐庾之流未足班也可謂盛矣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絶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而又屈原溺於怨思宋玉蕩於荒淫子長雜而簡踈孟堅靡而辭費長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未能無蔽脱於譏詆况其次哉文章之道臻其妙者未易為力某不自量竊願從事於此然家貧無資日廹甘旨

之門

又

某聞舜有甚盛之德善美兼盡后夔象之為作韶樂樂成奏之朝廷則羣后德遜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笙鏞間發而鳥獸率舞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其遺聲行千有餘載至孔子時久矣一聞於齊三月不知肉味其為美可勝言耶然禹稷皐陶之徒曽不聞有稱賛之辭感嘆之聲者非不知其美也習以聖人之事為常也舜作

雲之士有時乎以貧賤為恥者則以居乎有道之世也夫有道之世聖人在上明哲為輔求治如不及好賢如或遺夢想異人而渴聞讜議思與一世之士同底其治以利澤天下雖片言可與一言有章遠在千里之外介居巖穴之陋必旁搜四引羅絡而成之又況通邑大都之間宏深魁博之才乎含英負奇特達懷寶之士不吝聲采發越於外而有接乎聞見之表者朝至則暮取之矣暮至則朝取之矣必不使之輒有遺逸於下者士於

為也某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乎兩塵鄉書叨竊名第二十有八年矣從事以来知信道修業恪居官守而已不知其他也十有餘年事業無所成名聞不加遠今四十歲矣齒髮將改有向乎遲暮矣誠懼為丹穴女牀之野禽深林窮谷之微草與烏鳶宿莽同盡於寂寞無人之境而仰負休明俯愧往哲輒取舊所為文錄其可者若干篇釐為四卷合為一帙謹捧詣鈞屏塵獻如狂斐之氣不可剪裁訶而譴之

浪徜徉自得始覺所見之大觀山者登降於徂徠周列於蒙羽歷梁父越（原闕）褁足贏糧躋攀萬仞之上雖疊迹雲封曳裾日觀不自謂其陟於岱宗也第見衆山迤邐環視無對杳然特出計他日登臨之勝未有盛於此耳見天孫而問之然後知其為泰山遠而望之則天下幅幁表裏可視如在指掌近而察之則洪河之流曲直千里無異縈帶於是聆天鷄覽日馭徘徊縱觀始覺所至之高講道之士閱習禮樂敦明詩書澄源清流潤色華

勢在所距也輙自飾以幸獲進於門下謹錄所業雜文二卷近體詩一卷塵次左右非敢以為文也以備蘄見之贄也伏惟秉規矩之大器無棄曲木體醫門之洪濟不屑病者某之幸也黷冒台嚴伏增恐懼

又

某嘗讀前史見昔之人有欲觀祕府書于上官求補其職而得之者竊有疑焉夫職位朝廷之公器也設之所以待能者濟公家之事也非為人便私計者也觀書一

詆先生不聞其鄙陋姑與其潔而以禮進之既辱受名於典謁使獲瞻望函丈又辱賜觀拙文委曲卷舒若可采者俯玉潤之温姿吐蘭芳之逸韻猥加存顧過與稱揚榮幸之賜所得多矣又辱申以尺牘委以教誨真蹟飛動温言過勤伏讀再三感激無已退惟虛薄辱此異數似容踈賤可在承教之列欣榮内切不知食寢之可味而安也輒自忘狂易之罪顧獲齒於屬官之末庶幾可以久依門墻終承教育之賜昔人求觀秘府之書者

及於耳目饋運畚築之勞不役於支體連裾棘圍共談王道者往往延登表著翔泳清切則休明之時莫如於今日矣閤下以術業儒雅操履端方挺然立朝光被春注而從容侍從之貴則賞鑒之地莫過於門下矣某從事以來知守道自將服勤職業而已不知其他也晉釆以內裕銷聲而不鳴十有餘年希不為聖人之所譏智者之所笑今四十歲矣誠懼視明時而自棄違藻鑒而背時沒世不稱終懷有道之恥昔之求達乎在位之前

言耶何獲見之早而受教之晚也今某受牒湖外偶未
整裝幸會台斾出撫江左載迂麾節歸省親庭和易雍
容交際鄉黨難得易失殆謂此時輙書所懷俯伏舟次
雜文六篇古詩一十首以備贄見之禮塵瀆台嚴伏深
惶恐

上越帥蔡侍郎書 按宋史蔡卞傳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書稱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閣下正指其知越州時也

某聞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一者何德全而幾於道者也故天之高也地之大也鬼神之妙也帝王之尊也山谷之無情也萬物之微渺也咸以得一為貴也此可以與達人言未易為曲士談也

古之人出而有為秉用權勢以名實為尚而樂之者君子謂之朝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處以自牧憔悴枯槁放乎高邁而不返者君子謂之山林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不出不處浮沉俯仰於流俗人之間進以富貴

為非退不適於隱約者君子謂之塗巷之士未以為有道者也何則尚名實而樂之者得喪之際未能浩然欣戚兼遺方且殘生傷性俯殉外物使軒冕之榮適為身之羈絏而不可脫矣果有道也豈欣戚於得喪之際哉豈殘生傷性以殉於外物哉豈使物之儻來如寄者羈紲其身哉此必不然也故朝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放乎高邁而不返者顧天下如泥塗冰炭之不可處顧其民如魑魅魍魎之不可與居方且銷聲匿響耽樂於無

人之境使泉石之幽適為常性之膏肓而莫之治矣果有道也豈以天下為不可處哉豈以其民為不可與居哉豈必銷聲匿響於無人之境哉豈以耳目之所賞自病其心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山林之士未可以為有道進以富貴為非退不適於隱約者傲可為之時忽可避之世大不足以兼善天下小無以自全其身罔然與橫目之民並生而俱化果有道也豈視可為而傲之哉豈見可避而忽之哉豈無以兼善而自全哉豈碌碌不異

於凡民哉此又必不然也故塗巷之士未可以為有道偏於顯者既未之得介於隱者又已失之不隱不顯者若其為近而去之益遠然則道果不可以小成一果不可以一端盡故鵬鷃質差於小大未知逍遥之遊達人倫至妙之微中道與二邊俱棄道之體與一之用果何如哉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籥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淵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與時會則乗軒服冕馳騖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世未我與則

漱泉枕石笑傲乎寂寞之濵而君親民物之念未忘也
俗士之覊紲不得累其身介士之膏肓不得痼其性若
人者不出則已出則以道德之緒餘利澤天下與夫叨
勢利嗜聲名假尊主庇民之迹以濟利慾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恭惟知府鈐轄侍郎待制閣下資高世之才達
妙道之藴當天下有道明良相資寄身軒冕之間而心
潛寥廓之外如靈犀居塵了然不染良玉堅白因時成
器方且以柱史之高情援孔顔之道術博稷契伊周之

敢苟退衆人皆仕不敢獨已乃兩竊鄉書遂塵吏版然策命以來六年於茲碌碌塵土之間無以異於俗人者夫學先王之道居有道之世而無以異於俗人安在其學先王之道術莫善於儒而某既已知為儒矣非術之未善也然而若此者豈為未至耶將無所託而不足以自見耶夫沒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甘受其疾而不以為意者某之所不敢又況有大人於此不以勢貴格人不以道隆絕物推轂後進樂育英才門牆宏敞無元禮

以周知屬吏之才否而進退之下之人不待銜鬻而寸長片善皆自見於上今日州郡之上官與下吏率三歲一易先往後來參差不齊其間二年在臨統之內者無幾復東西南北之人雲聚瓦合曾未識其面目況所謂素行之修否與才術之短長者乎此事之與兩京不同者也居今之時棲遲下僚乃欲退藏於密不自少見其文采與碌碌之徒並首而趨事希蹤兩京之士以求聞於世何異膠柱而調瑟刻舟以求金雖有曾史之行而

在孔孟之前亦未如之何矣某不肖備員下局獲在屬吏之列者期年於玆幸無大過前日忘其疎拙輙肆狂簡形於詠歌上瀆聽覽非敢謂之有文自鬻以干進庶幾適時變之宜而不為固陋之事倘在所賞俾出門下豈勝幸甚謹書所以自達專人詣麾下陳獻

再上溫守劉大夫書

某嘗謂采和氏者必即乎山探驪頷者必遊諸淵山岳壇曼施靡徧衍宇內巖壑修迥谽谺摧崣林木苞積翳

蓊藹昧淵泉綿邈寥廓託幽依遠厓涘崛崎巀嶭峻削
淺深靡度澄湛窈冥人能審珠玉之所在求而必獲者
有諸内而形諸外察其表而識其裏也何者玉果韞焉
必有瑞氣發於昧爽之交皜皜乎如白虹上屬於天珠
誠生焉必有圓折見於清澈之上環環乎如轉規下動
於淵仰觀晁采俯察旋洄則琬琰可得而夜光必致士
之致身涉世必依藉上官見稱大人而後有獲而上官
大人勢貴之高明威嚴之雄毅非直山林淵泉之比不